通介堂經說

通介堂經說卷二十九

徐灝學

左傳二

僖公

涉河侯車敗

十五年傳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杜注曰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也秦伯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正義曰如杜此意則千乘三去謂晉侯之乘車三度敗壞而去三去之後而獲晉君也劉炫以爲侯者五等

總名韓戰之前秦晉未有交兵何得言晉矦車有三敗以爲秦伯車三敗也今知不然者晉實是矦爵故知晉矦車敗秦伯乍聞車敗謂敗枉已不達其旨故致詰問也又以秦晉未有交兵何得言車敗者此謂車有敗壞非兵敗也㬎案劉光伯以徒父所言占筮之象誤認爲敘事之文故致差謬孔沖遠亦尚未達也毛氏奇齡曰自吉以下至涉河矦車敗乃徒父之言見卦象有異不先示何卦急曰涉河矦車敗秦伯不知恐車敗枉已故詰之也此說得之杜云秦伯之軍涉河則晉矦車敗亦謂卦象如是故云秦伯不解謂敗枉已若此時實敘晉矦車敗之事秦伯豈有謂敗枉已而致詰者乎何劉孔

之多昧也毛氏又曰凡兩卦之閒有一剛在中卽謂之坎今以兩剛居初四之閒在蠱卦詞原曰涉川而泰之入晉又必踰河因而曰涉河蠱之三五互震震車也震爲諸侯卽侯車也震名仰盂有類車箱蠱上有艮艮爲倒震震一倒而車箱盡傾故曰侯車敗又云蠱之爲卦實從泰恆損三陽合聚者往來而成然無陽來而祇有陽去一從泰之三陽初往上來一從恆之三陽四往上來一從損所環聚之三陽初往三來凡此三推皆以我所聚三陽往而移彼謂之三去去與驅通卽三驅也三去必涉河泰踰兩剛損踰一剛恆且踰上位隱坎之剛是前稱三敗後稱三去皆於踰河時見之灦謂蠱初至

四互坎有涉河象外卦倒震有車敗象毛說得之其言三去之義則支離矣且所謂泰踰兩剛損踰一剛皆陰陽易位而成坎象所踰者陽爻也獨恆以四上易位則踰陰爻而坎象不成亦自亂其例恆初至五本有坎象不待推移也又易往來之義以內外言初上易位可云往來四與上易初與三易則不得爲往來矣今案隨反爲蠱隨之初戾象五君位也今三陽爻皆易爲三陰故曰千乘三去蠱之內巽我也外艮彼也巽爲繩艮爲黔喙爲止爲拘故曰獲其雄狐矣西河五易說多枝蔓故略辨之

輅泰伯　輅鄭人　諜輅之

十五年傳輅泰伯宣二年傳狂狡輅鄭人成十六年傳諜輅之杜注輅迎也釋文輅五稼反瀫案輅謂駕輅以載之駕輅曰輅猶之舒旆曰旆也昭十三年傳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古音牙讀若吾迓輅聲本相近自迓音轉入禡韻而輅亦隨之當仍讀本音爲是唐韻尚多古音五稼反或讀與寤同

巫尫

二十一年傳夏大旱公欲焚巫尫杜注巫尫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爲尫非巫也瘠病當作脊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爲之旱是以公欲焚之瀫案檀弓曰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鄉注尫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又

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注云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鄭說與杜正相反據下文臧文仲曰天欲殺之則如勿生則杜以爲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者固非而鄭云覬天哀而雨之亦與傳意不合也今案檀弓巫與尪爲二人左氏當亦同義說文云尣𡯁曲脛也从大象偏曲之形篆文作㞷（隸省作尪）是尪爲跛足之名晉語曰籧篨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韋注籧篨偃人戚施僂人（今本國語注偃誤作偃）籧偃者突胸仰面僂者曲脊俯首渾言通謂之偃僂古者或以偃僂之人爲巫故荀子正論篇曰偃巫跛匡（楊注匡讀爲尪）鄭杜未經辨析而以病仰者爲尪誤也所以欲暴之焚之者蓋世傳尪偃之人足以致旱巫又主祈

禱請雨者故欲暴之焚之也此臧文仲所以有天欲殺之則如勿生之言而縣子曰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也

夫子　夫人

二十三年傳僖負覊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襄二十六年傳伯州犁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灝案王子公子不當有夫子之稱夫音扶夫子猶言此子二十七年傳叔向曰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夫子謂伯有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曰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又夫子之在此也夫子謂孫文子三十一年傳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

知治矣夫夫謂尹何成十六年傳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夫子謂欒鍼昭元年傳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夫人謂趙孟二年傳晏子曰夫守君子也夫子謂韓起又夫子近德矣謂叔弓俱與此同例杜氏注不及此陸氏釋文亦無音則已誤讀如字矣牧誓勖哉夫子檀弓夫夫也上夫字並讀若扶又凡言夫君亦同

文公妻趙衰

二十四年傳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

而已下之杜注趙姬文公女也子餘趙衰字頤案文公
妻趙衰句妻上奪一女字以文公之女嫁趙衰即所謂
趙姬也若無女字則文義不可解矣列女傳載此事云
晉趙衰妻者晉文公女也號趙姬

天爲澤以當日

二十五年傳說晉侯納王之事曰筮之遇大有☰☲之
睽☲☱曰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
公不亦可乎杜注曰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
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王氏引之曰傳以日爲公杜
乃以日爲天子失之矣成十六年傳南國蹙射其元王
中厥目杜注離爲諸侯又爲日又離象傳六五之吉離

王公也離有諸侯之象六五以陰居尊猶晉之六五爲侯也灝案王氏以傳文天爲澤二語上下相承誤謂天子降心指天爲澤言逆公指當日言遂以天爲天子日謂晉侯謬矣今案天爲澤謂乾變爲兌在離下故曰當日離爲日在兌上是天子降心逆公之象非以天子釋天以降心釋澤以逆公釋當日也杜云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日卽天子澤卽兌也天子在上自指上離說心在下自指下兌安得以晉侯爲日乎傳所稱公乃筮人對晉侯之辭亦不必於卦中取象至離晉之六五皆爲君位更不必離爲諸侯然後爲公也

刺之　刺公子偃

二十八年經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成十六年刺公子偃左傳杜注殺梁范注疏云內諱殺大夫皆言刺義取周禮三刺之灋灝案杜范說非也周官司刺掌三刺之灋蓋謂刺舉其事以鞫訊之刺非謂殺也說見周禮春秋於他國皆書殺其大夫獨於魯變文言刺者爲君諱也此刺當如刺客之刺若曰不知爲何人所中傷云爾是諱之也

聽輿人之謀

二十八年傳聽輿人之謀杜注輿眾也灝案輿訓爲眾相承已久而其義則未聞今案輿字又作轝易說卦傳坤爲大轝爲眾蓋坤厚載物輿之象也故爲大轝由是

有輿地之稱坤爲衆而謂之輿故輿訓爲衆矣

盬其腦

二十八年傳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顧氏炎武曰范守己曰盬者苦鹽之名盬其腦當是以鹽醃揉入腦中故子犯曰吾且柔之矣杜氏訓盬爲𠯗非也灝案盬其腦者裂其腦也盬由斥裂故裂謂之盬非以鹽揉入腦中之謂也唐風鴇羽傳盬不攻緻也小雅四牡傳盬不堅固也皆斥裂之義吾且柔之矣者柔安也爾雅釋言且安之不必懼也此一句非解夢語杜云腦所以柔物范顧柔爲揉皆失之

[illegible]門黑形盬

三十年傳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杜注昌歜昌蒲菹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正義曰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其實有昌本麋臡鄭云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爲菹彼昌本可以爲菹知此昌歜即是昌蒲菹也齊有邴歜魯有公甫歜其音爲觸此昌歜之音相傳爲在感反徧檢書傳昌蒲之草無此別名未知其所出也灝案說文云監血醢也他感切字又作醓昌蒲菹讀在感切疑即此醓字但音小轉耳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又加豆之實深蒲醓醢公食大夫禮韭菹以東醓醢昌本昌本南麋臡鄭云醓醢醢有醓昌本昌蒲菹也醢有骨謂之臡以上鄭注蓋昌蒲菹

和之以鹽謂之昌鹽因誤讀昌歜爲扗感切也白黑杜謂白熬稻黑熬黍鹽因下文云薦嘉穀鹽虎形故云不知所謂薦五味壽嘉穀者乃渾舉之辭昌歜非備五味則白黑亦非指嘉穀言鹽象虎形爲白黑二色耳

勤而無所

三十二年傳蹇叔曰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顧氏亭林曰言師勞力竭而無所用則所經之國必有背距之心杜解云將害良善未當灝案無所用但云無所則語氣未完顧說亦非也所猶處也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鄭注所猶處也一切經音義二引三蒼所處也隱元年傳曰不如早爲之所所守與此義同杜注使得其所宜亦非勞師襲遠無以處之則

民有悖心下文吾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勤民猶言勞民悖心亦指民言非謂所經之國也

文公

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

元年傳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杜注曰於厤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蓋時達厤者所譏又曰步厤之始以爲術之端首朞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爲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閏故言歸餘於終正義曰古今厤法推閏月之術以中氣定之無中氣則閏月也古厤十九年

爲一章章有七閏但觀中氣所在以爲此月之正故言舉正於中也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成一月則置之爲閏故言歸餘於終灝案以中氣定月無中氣爲閏乃後世推步之術非古厤所有也蓋古無中氣之名逸周書雖備二十四氣而不以中氣定月卽不以無中氣之月置閏今雨水正月中穀雨三月中逸周書先驚蟄後雨水先穀雨後淸明其序小異夏小正則正月啟蟄月令仲春始雨水仲夏小暑孟秋白露降又各不同春秋成十七年昭二十二年閏月皆在十二月後僖七年文六年哀五年十五年閏月雖未知在何月而其上文皆有冬字唯文元年閏三月以爲非禮昭二十年閏月正義以爲閏在八月後蓋因傳文上有八月下有十月也然當從其多者爲斷且此成之閏經無其文傳恐有

誤是則歸餘於終明爲歲終若周秦以十月爲歲首漢初因之故屢書後九月亦其遺制也然則舉正於中非以中氣定月之謂履端於始亦非步履端首之謂也蓋正月立春爲始四月立夏爲始七月立秋爲始十一月立冬爲始故曰履端於始春分二月中夏至五月中秋分八月中冬至十一月中皆適當四時之中故曰舉正於中而閏月置十二月後謂之歸餘於終矣然歲終置閏四立二分二至必有參差固不若後世以無中氣之月置閏爲善也

駁六關

二年傳廢六關惠氏定宇曰家語作置六關王肅曰六

闕闕名魯本無此闕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云不仁廢
與置古字通公羊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休
曰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灝案惠氏引家語公羊
傳以釋左氏是也莊子徐無鬼篇廢一於堂廢一於室
釋文云廢置也列子黃帝篇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張
湛注廢置也曾無善言以當藥石也其義並同廣雅亦
曰廢置也但廢字自有置義非由通借凡置物以待用
曰置棄置而不用亦曰置廢置皆兼去留二義故置立
謂之廢棄置亦謂之廢也釋詁曰廢止也止與置義同
說文云廢屋頓也頓亦置也廢與寫義近說文云寫置
物也寫亦兼二義曲禮曰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鄭

注爲者傳已器中此一義也傾爲又一義也

閏月不告月

六年經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釋文云不告月月或作朔誤也灝案朔字不誤下月字乃夕之誤卽古朔字也夕古篆作𝔇象月初生形古音讀與朔同春秋古經本或作夕篆文𝔇ᗡᗡ形近因譌作月（詳見說文箋疏）左氏所據作朔其迹經直云閏月不告朔而不爲月字作解則本作朔明矣穀梁以爲閏月者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公羊則謂天無是月皆曲說也葢夕之古義失之久矣

秣馬蓐食

王氏引之曰文七年傳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杜注曰蓐

食早食於寢蓐也漢書韓信傳亭長妻晨炊蓐食張晏日未起而牀蓐中食引之讓案訓卒利兵秣馬非寢之時矣亭長妻晨炊則固已起矣而云早食於寢蓐云未起而牀蓐中食義無取也方言曰蓐厚也食之豐厚於常因謂之蓐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者商子兵守篇曰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是其類也兩軍相攻或竟日未已故必厚食乃不飢亭長之妻欲至食時不具食以絕韓信故亦必厚食乃不飢也成十六年傳蓐食申禱襄二十六年傳秣馬蓐食並與此同瀕案舊說以蓐食為食於寢蓐固誤王說亦未確今案軍中暇日椎牛饗士史記馮唐傳五日

柵牛饗賓客平吏令人師出則蓐糧而行有急則立駐傳餐韓信出金其裨將傳餐索隱曰小飯曰餐謂立駐傳餐待破趙乃大食也言若衆夜進兵遲明而戰於是有秣馬蓐食蓐食者謂隔宿之餘食也說文云蓐陳艸復生也引申之則凡陳舊之物皆謂之蓐炊隔宿之食謂之蓐食蓋急於出征未暇炊爨故豫留隔宿之食耳淮陰侯傳亭長妻晨起蓐食則偶有隔宿之餘晨起炊熱而食之卽藉此而不爲韓信具食也蓐食蓋周秦閒常語

大室屋壞

十三年經大室屋壞杜注大廟之室正義曰大廟之制其簷四阿而下室當其中又拔出爲重屋明堂位云大

廟天子明堂復廟重櫓此天子之廟飾鄭云復廟重屋

也是天子之廟上爲重屋此是大廟當中之室其上之

屋壞非大廟全壞也灝案經言大室之屋而杜云大廟

之室爲殊差互孔沖遠亦未明其義明堂重屋下覆九

室太室居中左氏云大室之屋壞屋專屬之大室則非

明堂之重屋審矣今案古宮室無屋名屋即古幄字周

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注曰王出宮則有是事

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上以

鄭注蓋幄本作屋相承增巾旁秦風權輿篇於我乎夏屋

渠渠鄭箋屋具也大雅抑篇尚不愧于屋漏鄭箋屋小

帳也車箱之上亦稱屋雜記上曰諸侯其輤有裧緇布

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鄭注輤象宮室屋其中小帳此尤其明證秦風小戎篇載其板屋史記南越尉佗傳遂乘黃屋左纛是也大室之屋蓋於室中爲板屋以依神今之神龕卽其遺制非宮室之謂也明堂重屋上覆以茅亦帷帟之類故以屋稱

宣公

華元爲植巡功

宣二年傳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杜注植將主也周禮大司馬大役與慮事屬其植鄭注大役築城邑也鄭司農云植謂部曲將吏春秋傳曰華元爲植巡功元謂植築城楨也瀕案杜斷植爲句而訓爲將主卽本先鄭義然

此當從後鄭說爲長凡版築立木爲楨榦謂之植華元爲植巡功六字當作一句讀

于思于思

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杜注于思多鬚之貌正義曰賈逵以爲白頭貌成十五年華元爲右師距此三十二年計未得頭白故杜以爲多鬚貌亦是以意言之耳校勘記曰毛詩瓠葉云有兔斯首鄭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聲近斯後漢書朱儁傳儁多鬚者號于氐根注引杜注爲證案此則于爲須思爲白于思爲白

須也灝案賈逵訓于思爲白頭孔沖遠計其年以爲未得頭白嚴杰云白須亦非也左傳校勘記嚴氏分繫灝謂于思言其多髯耳思卽鬍須之轉聲須在頰稱思因謂頰爲思故魚頰骨亦謂之鰓漢書高帝紀蘇林注鰓音魚鰓之鰓廣韻鰓蘇來切入咍部俗作顋又作腮蓋來之聲轉爲落哀切故鰓亦轉爲顋也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謂牛皮可爲甲且多犀兕棄甲不足言耳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從隨也猶俗語云隨他也言皮雖有不知丹漆何如蓋丹漆所以飾甲譬人之顏色以識華元也

不逢不若

三年傳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

之杜注若順也瀕棻若爲當馴言不逆不馴之物也堯典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史記五帝本紀作誰能馴予工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是若之義爲馴馴與順通故傳注多訓若爲順

遠疑也注

四年經公伐莒取向杜注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瀕棻疑下脫非字哀十四年傳逢澤杜注地理志言逢澤在滎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與此同例若無非字則文義不明

使封人慮事

十一年傳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杜注慮事無慮計功

正義曰慮事者謀慮城築之事無則慮之迄則計功也灝案慮讀爲録謂録事以授司役也漢書雋不疑傳每行縣録囚徒還師古曰省録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今云慮囚本録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爲思慮之慮失其源矣杜孔正同此失

卒偏之兩　兩之一卒

十二年傳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杜注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灝案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見周禮小司徒司馬序官亦有百人爲卒之文杜氏所引蓋古之司馬法也十

五乘爲大偏則出穰苴司馬兵法其實穰苴卽承春秋時諸國之制元凱謂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誤也司馬法詳見孔疏其云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更不確蓋因周官五伍爲兩適合二十五人之數而爲是說耳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引司馬法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別無二十五人之目胡安國謂春秋作丘甲如唐兵法增二十五人爲徒役毛西河斥爲臆說然胡氏正誤認杜注爲司馬法耳鄭注亦見疏不知此所謂兩非其義也成七年傳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豈謂二十五人之一卒乎孔沖遠云一卒之外復有十五乘之偏并二十五人之兩其說尤謬今案襄十一年傳廣車軘車淳十五乘杜注淳耦也卽分爲二廣之義淳十五乘合爲三十乘本傳下文云楚子

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是也小司徒疏引司馬法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則三十乘當有甲士三百人徒六百人一廣十五乘其甲士一百五十人徒三百人是爲一卒又分爲二偏一偏甲士七十五人徒一百五十人曰偏之兩者言其卒爲偏之倍數也十五乘之中蓋有一乘爲霸將所乘餘則分之爲二也十五乘爲大偏再分爲小偏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爲甲士一百五十人徒三百人舍偏兩之一則所留甲士七十五人徒一百五十人耳杜彼注以司馬法車九乘爲小偏謂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亦誤也兩者相對之辭分而言之謂之偏合而言之則謂之兩如車兩輪帛兩端屨兩枚皆以兩稱也

楚人惎之

十二年傳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杜注惎教也灝案杜訓惎爲教殊未確晉楚方戰無相教之理也愚謂惎者追而將及之之義當讀爲企企及也蓋軍行阨隘之中故晉人以廣隊不能進楚人追而將及之於是脫扃而行少進馬還又將及之復拔旆投衡乃出耳吾不如大國之數奔晉人解嘲之辭也

而又久之　是以久子

十七年傳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正義曰晏桓子等懼晉之命不得已而來恨齊侯之使也今晉不以禮待之而又久執之以成其悔恨昭二十四年傳士伯

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杜注久執子以謝邾

灝案久非遲久之謂久猶稽留也說見說文箋孟子公孫篇

可以久則久趙注久留也公羊莊八年傳何言乎祠兵

爲久也何注爲久稽留之辭是也杜孔於久下增執字

是以久爲遲久失之矣

庶有豸乎

庶有豸乎杜注豸解也灝案獬廌聲轉爲解豸故謂豸

爲解

成公

韓厥執縶前

二年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

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杜注驂馬絓也縶馬絆也執之示脩臣僕之職正義曰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曰陳侯免擁社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事與此同唯無璧耳蓋古者有此禮彼雖敗績猶是國君故戰勝之將示之以臣禮事之不忍即加屈辱所以申貴賤之義說文云馽絆馬也从馬口其足春秋傳曰韓厥執馽前讀若輒重文作縶臧氏琳經義雜記曰古文左氏本作韓厥執馽前馬即縶正字今本譌爲馬又別出縶字縶當爲衍文上言驂絓於木而止故厥執馽絆馬而前也口其

足者圍繞其足致馬不得行杜注以爲執之示偪臣僕之職正義引襄二十五年傳非是濕案縶與馬同左氏古本作馬今本作縶縶非衍文馬字衍耳襄二十五年傳子展執縶而見與此正同彼文作縶亦非譌字也至謂圍繞其足致馬不得行尤泥而無當䩭之字形固爲絆馬足而其義不在足也造字者於馬上著圈見維縶之意就其字勢於足上著之非專爲絆足而設也許云絆馬不云絆馬足葢深得造字之旨糸部云絆馬縶也與此互訓甚明小雅白駒篇縶之維之周頌有客篇言授之縶以縶其馬皆謂羈縶公羊襄二十七年傳夫負羈縶言負則不在足明矣檀弓子顯鄭注公子縶也盧

植曰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韅說文韅著掖鞥也釋名云韅經也橫經其腹下也此尤其明證傳言驂絓於木故韓厥執縶而前若云厥絆其足恐非事實驂已絓於木而不能行矣何必復絆其足耶且絆足非執之謂也又杜云執之示脩臣僕之職甚是蓋古者君臣之義至重雖於他國之君猶脩外臣之禮故成十六年傳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郤至曰傷國君有刑即其義也正義引襄二十五年傳發明傳注之義甚允當何得非之

盡東其畝

二年傳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杜注

曰使壟畝東西行程氏瑤田溝洫疆理小記曰所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也南畝故畎橫遂縱遂在兩夫之間其南北之間則溝也溝經十夫流入於洫洫縱承十溝入澮十澮之水竝入於川澮橫川自縱也賈公彥曰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是東畝法耳左傳晉使齊盡東其畝以晉伐齊必向東東畝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此畎縱爲東畝畎橫爲南畝之確證顯案杜云使壟畝東西行瀏爲之說而實未詳其義程說則猶河漢無極也如其說東畝則川橫於南川上之路自西徂東晉人伐齊固爲甚便矣然此川者考工記所謂兩山之閒者也其或不必定在山閒而

一澮之深廣已及兩尋川受萬夫貫注必是大水非如田間之畎可以任人爲之晉欲使齊盡改田制而皆橫陳於東是不但變易溝洫且須改移山川雖曰强人所難恐無是理此因周禮鄭注遂縱溝橫洫縱澮橫而曼衍其說非事實也竊謂東畝者蓋令齊人於國之東偏爲田耳齊之東境濱海斥鹵封内盡東其畝則三面皆爲平原廣野晉人可以長驅直入故曰唯吾子戎車是利矣公羊傳曰使耕者東畝則是土齊也穀梁傳曰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正與左氏相發明土齊者言使齊國爲曠土也終猶盡也若云改南畝爲東畝則與土齊之義不協矣

諸侯閒於天子

十二年傳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釋文閒音閑灝案閒謂閒隔當讀去聲文十五年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王制疏引鄭志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鄭答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閒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案所云閒而朝天子即此義也

迭我殽地

十三年傳迭我殽地灝案迭讀爲軼隱元年傳懼其侵軼我也杜注軼突也文選陽給事誄軼我河縣李注引

此傳釋之云迭與軼古字通

唐苟　史苟

十六年傳鄭唐苟昭七年傳衛史苟灝案說文云苟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从羊羊與義善美同意已力切苟名似當讀若亟非从艸从句之苟也然釋文無音則亦讀古厚切矣

圖其身

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句謀國家不貳句圖其身不忘其君灝案漢書馮野王傳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圖身與范文子語意同

逃威也

十七年傳長魚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杜注曰欲逃凶賊爲害故曰威言可畏也灝案古謂賊害凶禍爲威書洪範威用六極言天禍之以六極也詩小雅常棣篇死喪之威言死喪之禍也逃威猶言避禍不當訓爲畏溫季見長魚矯來意不善故呼而逃之駒伯苦成叔走避不及被殺於位季則趨而駕車欲逃矯追及而殺之也

施舍已責

十八年傳施舍已責杜注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灝案杜以施舍已責分爲三事非也下文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

無犯時皆一句為一事且時用民卽舍勞役不應重複又渾言施恩惠則各事皆可言尤覺泛而無當愚謂施舍己責卽免逋貸耳

通介堂經說卷三十

徐灝學

左傳三

襄公

君子謂子重

三年傳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杜注曰當時君子灝案傳因下文楚人所以咎子重之故未明故於上文先發其旨此君子自是作傳者託詞傳凡稱君子之言皆倣此

季孫曰略

四年傳定姒薨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杜注曰不以道取爲略御止也正義曰不以道取爲略今律略人略賣人是也季孫言略令匠慶略他木也匠慶忿季孫未必無木可用故取季孫之檟其意言遣我略人我止略汝季孫令之爲略雖自被略不得止之釋例論此云議從略賤與此不以道取爲略別也灝案如注疏說季文子令匠慶略取他人之木恐無此理釋例謂議從略賤是也杜自相違異者蓋以匠慶用季孫蒲圃之檟下文有多行無禮必自及之語疑未能明故又誤解爲令略他人之木已因而被略殊非傳義季

孫不欲成定姒之喪故令簡略爲之公羊哀五年傳喪數略也正同此義先是齊姜薨季文子嘗取穆姜美檟以葬今匠慶用季文子之檟故曰多行無禮必自及也

涫十五乘

十一年傳廣車軘車涫十五乘杜注曰廣車軘車皆兵車名涫耦也正義曰射禮數射筭二筭爲純一筭爲奇是涫爲耦也灝案宣十二年傳其君之戎分爲二廣杜注云十五乘爲一廣又成七年傳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皆與此同此云涫十五乘者合三十乘也

姑姊妹

十二年傳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正義曰釋親云父

之姊妹爲姑樊光曰春秋傳云姑姊妹然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葢父之姊爲姑姊父之妹爲姑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妹入火而救兄子是謂父妹爲姑妹也後人從省故單稱爲姑灝案今粵人猶有姑姊妹之稱

戒食

十四年傳衞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灝案儀禮主人戒賓戒猶延也延引也此戒謂公延二子食杜注云敕戒二子欲共宴食失之昭元年傳子皮戒趙孟與此同杜注戒享期是也

使子行於孫子

校勘記曰石經子行二字改刊此行只九字初刻尚有

一字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記云子行下異本有請字

然則石經刊去之字卽請字也瀕案有請字是也杜注云使往請和也是傳文本有請字

崔杼微逆光

十九年傳崔杼微逆光瀕案說文微隱行也謂潛往迎之也餘詳後其徒微之

不可與也

二十四年傳大國之人不可與也杜注曰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卑下之瀕案與卽訓爲等非語詞之與也荀子王霸篇曰不欺其民不欺其與又曰敵國畏之與國信之又敵國輕之與國疑之與與敵相對與與等也類也謂語

韋注說文與黨與也黨與二字平列皆相當平等之義相與猶言相友也因之謂相親暱爲黨與

風隕妻

襄二十五年傳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筮之遇困之大過陳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杜注坎爲中男故曰夫變而爲巽故曰從風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灝案杜以風隕斷句非也風能隕落物但言風隕則文義未完且下文妻不可娶妻字實宎疑當以風隕妻爲句蓋困三互巽變爲大過則巽在下有隕落之象故曰風隕妻言巽風之隕乃妻隕落之象也困六三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大過九三棟橈

凶皆非吉兆其後棠妻見殺正應其象也武子當時不解以爲凶在己故漫應之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

將庸何歸

晏子曰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杜注曰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王氏引之曰將庸何歸承上君死安歸而言杜以庸爲用歸爲歸趣失其旨矣將庸何歸者將何歸也庸亦何也何歸之爲庸何歸猶何傷之爲庸何傷（文十八年傳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昭元年傳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脅誥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安知之爲庸安知（荀子宥坐篇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詎知之爲庸詎知（莊子齊物論篇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孰能之爲庸孰能也（大戴記曾子制言篇則雖

女覩庸孰能覩女乎解者多訓庸爲用故義不可通濲案庸猶甯也說文甯所願也將庸何歸猶言甯何歸將語助也將庸與無甯語意略同庸何傷甯何傷也庸安知甯安知也庸詎知甯詎知也庸孰能甯孰能也莊十四年傳庸非二乎僖十五年傳晉其庸可冀乎襄十四年傳庸知愈乎王氏引此三句庸字皆訓爲用失之晉語吾庸知天之不授晉管子大匡篇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呂氏春秋下賢篇吾庸敢驁霸王乎楚辭哀時命篇庸詎知其吉凶家語在厄篇庸知其終始乎凡此等庸字皆當訓爲甯

表滄鹵

表滄鹵杜注滄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濲案文選

思元賦舊注不誽曰渻灉南齋俗訓潦天下之渻高注渻厚也渻與鹵異渻爲脊腴沃壤鹵爲斥鹵鹹地故表異之杜注混而爲一非也

僞效

二十七年傳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杜注效致也使齊魯宋僞若致邑封烏餘者灝案曲禮曰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郎此效字之義昭三十二年傳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義同餘詳曲禮

晉之不能於齊

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杜注不能服而使之灝案不能謂不相能非不能

服而使之也說見昭十一年傳不能其民

以誣道蔽諸侯

子罕曰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釋文云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云踣也正義曰服虔曰斃踣也一曰罷也則知服本作斃王肅董遇本皆作蔽謂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杜本作蔽當如王董爲蔽掩之也灝案陸孔說異未知孰誤然所謂蔽諸侯者當以掩蔽爲是上文單斃其死斃乃訓踣耳錢氏大昕云襄十一年范宣子曰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與此傳同義當從服說作斃爲是以上錢說其說殊誤范宣子所云諸侯道敝者杜注謂數伐鄭皆罷於道路也與此各爲一義而錢氏妄相牽

引若如其說則誣與道藏義不相屬成何文理乎

降婁中

三十年傳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杜注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正義曰月令旦危中者據夜有長短及星度有廣狹是細計之數杜據大略而言故與月令不同劉炫以月令之文而規杜氏非也灝案劉光伯規杜固謬孔沖遠亦未知其故而漫爲之說耳灝嘗於道光二十九年己酉測算中星表夏至五月中辰初三刻一分二十秒降婁中今上推魯襄公十九年子蟜葬是年凡二千四百有三年減歲差變時八刻十三分二十六秒得夏至五月中卯初二刻二分五十四秒降婁中元

凱實不誤月令呂不韋所作距魯襄時三百餘年故仲夏旦危中不得據彼爲證也

巾車脂轄

三十一年傳巾車脂轄杜注巾車主車之官灝案杜說非也巾車脂轄對文以覆巾車謂之巾車以脂塗轄謂之脂轄文選吳都賦吳王乃巾玉輅江淹雜體詩日暮巾柴車皆謂覆葢之

昭公

誰能辯焉

元年傳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杜注辯治也灝案辯與徧通言不能徧治也

蔡蔡叔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蔡放也釋文云上蔡字素葛反說文作𥺸𣀔𥺸上蔡字當作𥺸形近之誤漢書宣帝紀骨肉之親𥺸而不殊昌邑王傳作析而不殊荀悅漢紀作放而不誅是其義陸氏未達故以說文𥺸字當之而音蔡為素葛反繆矣孔沖遠雖承其誤而頗疑𥺸字未確故云隸書失體不可復識也杜注蔡放也亦𥺸之譌蓋元凱所據左氏本正作𥺸故直訓為放若如今本作蔡蔡叔則文複義與不得如此訓釋矣定四年傳亦同此誤

今無乃壹之

子産曰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

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
以露其體玆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失疾
矣杜注壹同四時也灝案杜說非也說文壹作壹壹壹
即氤氳字几蘊釀鬱蒸之氣謂之壹壹其轉語爲抑鬱
無乃壹之謂抑鬱其氣與上文節宣其氣相應非同四
時之謂也孟子公孫丑篇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
趙注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爲壹也與此同義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正義曰女在房室故以室言之王
氏念孫曰室皆爲生字之誤也是謂近女爲句生疾如
蠱爲句本文女蠱爲韻下文食志祐爲韻灝案王氏斷

句是也晉語八曰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亦以近女爲句惟其謂室爲生之誤則字形不近室疾疑至疾之譌至與致同大學致知在格物鄭注致或爲至禮器有放而不致也釋文致本作至是二字古通致疾亦常語也

非鬼非食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灝案說文云蠱腹中蟲也春秋傳曰皿蟲爲蠱淫溺之所生也梟磔死之鬼亦爲蠱梟磔原本誤作梟桀今從段訂蠱有二義中蠱毒者卽傳所謂食也梟磔死之鬼爲蠱所謂鬼也晉侯近女而致亂惑之疾故曰非鬼非食

穀之飛亦爲蠱

穀之飛亦爲蠱杜注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曰蠱灝案世未聞穀久積而變爲飛蟲之事上文皿蟲爲蠱杜云器受蟲害者爲蠱此蠱之本義蟲生穀中如在器中故亦謂之蠱爾雅釋器康謂之蠱康古糠字郭注云米皮盖謂蟲食穀中米盡但存其皮也此蟲或有飛出者故曰穀久積變爲飛蟲非眞能變化也

豆區釜鍾

三年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杜注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灝案古所謂升非十合爲升杜以嘉量之法布算失之矣小爾雅曰一手之盛

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四謂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釜二有半謂之藪藪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據此則一升乃一掬耳蜀志諸葛亮傳注引魏氏春秋曰諸葛公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嘗疑曰噉米至數升不可謂少今以小爾雅之數計之數升不過數掬米耳掬謂之升者升猶承也升承古字通明夷六二用拯馬壯吉釋文鄭云承也子夏作拼謂以兩手奉承之也古者量法未備故有豆區釜鍾之名不得以嘉量之法强而同之後代量法既備而猶沿舊稱者世俗兼用之也小爾雅又曰鍾二謂之秉秉十六斛依漢志斛重二鈞四鈞爲石推之則鍾爲四石缶二石藪八斗釜三斗二升區八升豆二升

一掬爲米五合如以斛爲石杜注鍾六斛四斗以斛爲石皆倍其數則區斗六升釜六斗四升與杜注同盎亦誤以今率馭古法故多參差總之一掬所容必無十合之多則一豆之積不得有四十合明矣況八斛爲鍾亦與晏子之言不合故知豆區釜鍾與嘉量之法不同也

其相胡公大姬

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正義曰杜不解相服虔云相隨也蓋相訓爲助不爲隨也言箕伯四人其皆助胡公大姬神靈已在齊矣今定本相作祖灝案胡公爲箕伯四人之後則祖字誤明矣孔冲遠亦因箕伯四人不可云隨胡公大姬故訓相爲助灝謂

相如贊相之相輔助導引之也

余髮如此種種

釋名云牛羊之無角者曰童山無艸木曰童言未巾冠似之也灝案童子丱角今牛羊之無角者反曰童其義未協山無艸木與未巾冠亦殊不類劉熙蓋未得其義而爲之詞竊疑童禿一聲之轉童猶禿也左氏昭三年傳余髮如此種種釋文種本亦作董董鈎董也皆聲近假借耳

閒而以師討焉

五年傳晉侯欲止公范獻子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杜注閒暇也釋文閒音閑注同又如字灝案閒當讀去聲

謂侯其閒隙而以師討之也杜陸並失之

懼其末也

六年傳懼其末也正義曰懼其末從教也灝案未疑當作末後漢書應劭傳孫卿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與此同義

棄親用羈

七年傳單獻公棄親用羈杜注羈寄客也灝案史記陳杞世家羈旅之臣賈逵曰羈寄也

故以配日

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注謂以子丑配甲乙灝案厤法先推合朔即日月之會也逐月朔既定則大小

逵亦定故曰以亂日杜注未明

弱行

孟縶之足不良弱行正義曰當斷不良爲句弱行向下讀之知者案二十年杜注云縶足不良故以官邑還豹是也十行本弱作能校勘記云不良能行猶言不善於能行也正義欲於不良斷句非也灝案不善於能行文不成義當以弱字爲是弱行與不良義相足下文云弱足者居卽其證

或馮焉

八年傳石不能言或馮焉杜注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灝案據杜注或上當有神字傳寫奪之漢書五行志上

正作神或馮焉挍勘記謂後人依杜注增之非也

莫保其性

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竝作莫保其性杜注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顯案性生也言晉侯非時役民民不能保其生業非不保性命也淮南精神訓天下之所養性也主術訓近者安其性高注性生也十九年傳民樂其性彼疏云性生也竝與此同義杜注失之

若何弔也

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釋文若何

弔也本或作若可弔也臧氏琳曰若何弔也語甚糢糊作可字是其讀當曰可弔也句其非唯我句賀請將天下實賀句史趙言可弔故子大叔言若可弔則非特我弔若可賀則天下皆賀明己亦隨衆而已非有異於人也灝案此當作若何弔也爲是本或作若可弔也葢涉上文可弔也而誤若何弔者猶言何爲而弔也左氏文從字順臧氏强改句讀以彌縫譌字其謬甚矣子大叔方以史趙可弔之說爲不然豈得曰非唯我弔乎玩其詞氣實非賀弔並舉不得如臧氏所云也

吾是以譏之

十年傳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曰晉君將死云云吾是

以譏之灝案譏與幾通孟子公孫丑篇關譏而不征地官司關鄭司農注引作幾而不征齊語及荀子王制篇並同玉藻御瞽幾聲之上下鄭注幾猶察也

難不慎也

昭子語諸大夫曰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正義曰言人居身難可不謹慎灝案孔說非也難猶患也說見經義述聞宋衛實難下言患在不慎也

寺人柳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杜注言元公好惡無常灝案傳言柳善怙寵非謂元公好惡無常也

不能其民

十一年傳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杜注不能施德澂案不能其民謂與民不相能非不能施德也文十六年傳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昭元年傳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與此同義又能耐古通故能亦作耐昭元年傳釋文能如字又奴代反小雅漸漸之石鄭箋豕之性能水釋文能本又作耐

不可沒振

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杜注不可沒振不可復振正義曰天

之用楚如人用五材力盡而敝敝則棄之是以無救助之者拯是救溺之名遂以救溺爲喻不可沈沒之後復振救之振亦救也言楚如沒水不可救也灝案振猶收也中庸振河海而不拯濟也取也易渙用拯馬釋文引愼鄭注振猶收也伏曼容云濟也子夏作拼拼取也言敝而無用不可復取耳杜注失之孔疏謂以救溺爲喻尤謬

請免喪而後聽命

十二年傳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六月葬鄭簡公杜注傳終子產辭享明既葬則爲免喪灝案古無既葬免喪之事子產言免喪不言既葬免喪杜說誣也

其以中儁也

伯瑕謂穆子曰吾困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

灝案其猶豈也也猶乎也說詳王氏釋詞言壺何爲者豈以中爲儁乎

國不競亦陵

十三年傳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杜注不競爭則爲人所侵陵不成爲國灝案競爭承上政多門而言陵替也承貳偷言謂晉政多門各懷苟且非爭競即陵替也杜說非

親親與大賞共罰否

子服惠伯曰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杜注無

注灝案親親魯與晉同姓之國也與大魯大於夷也賞共罰否言能供結宜賞否者宜罰也上文云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卽此意也十六年傳曰一共一否

不爲末減

十四年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杜注曰末薄也減輕也以正言之於義未安直則有之臧氏琳曰正義曰服虔讀減爲咸下屬爲句不爲末者不爲末發隱蔽之也咸曰義也言人皆曰叔向是義妄也家語正論篇載此事亦作不爲末注云末或曰義也夫作

或曰義注云或左傳作咸則王肅所見左傳與服本同杜氏改咸爲滅而屬之上句失之臆見也不爲末王杜皆如字服云不爲末穀是讀末爲抹集韻引字林云抹摋滅也灝案集韻十二曷摋下云側手擊也春秋傳摋仇牧一曰抹摋埽滅也不云字林知古但作末穀矣又上文先云義也夫中言除三惡又云殺親益榮明是以直爲義猶隱四年石碏殺其子而傳云大義滅親也杜云於義未安又云以直傷義不免刻求古人失聖人表揚之旨灝案直即是義臧說是也其從正義訓末爲抹摋則誤抹摋非古語也且但云末亦不得以抹摋解之正義所云末穀隱㡛乃自爲末字作解而臧氏誤認爲服虔之言又謂杜以臆見改咸爲滅斯

尤鹵莽矣今案服本作咸義與滅同孔沖遠不知其義故謂咸字下屬耳咸滅古字通昭二十六年傳咸黜不端正義曰咸諸本或作減是也葢減之本義謂水涸引申爲凡減損絕滅之稱咸亦有絕滅義故二字通用王氏引之曰咸者滅絕之名說文曰㦰絕也讀若咸聲同而義亦相近君奭曰咸劉厥敵咸劉猶言遏劉虔劉也文十七年傳克滅侯宣多史記趙世家曰帝令主君滅二卿皆謂滅絕也家語之或字亦咸之誤因咸誤爲或而曰義也夫遂成或人之言於是頓生疑義不知所謂義者即孔子稱之曰義也曰字用以關句或用以更端或設爲問答古人行文多有此句法如論語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曰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又獨樂樂與人樂樂

孰樂曰不若與人與少樂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經傳中此類未可枚舉

除三惡加三利

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寛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杜注三惡暴虐頗也三惡除則三利加灝案三惡謂賄詐貪三利不為暴不為虐不為頗也

拜戎不暇

十五年傳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杜注曰言王寵靈不見及故

數爲戎所加陵正義曰數爲戎所侵陵拜謝戎師不有

閒暇瀕案拜者言服也郊特牲曰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謂服戎不暇

也孔說失之

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

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杜注曰言

福祚不在叔父當在誰邪釋文福祚之不登叔父絕句

瀕案此當讀福祚之不登爲句叔父焉在爲句叔父指

唐叔言受分器而不忘乃所謂福今而忘之是福祚不

登矣叔父之靈焉在乎杜注及釋文斷句皆非也

刑之頗類

十六年傳刑之頗類杜注緣事類以成偏頗正義引服

虔讀類爲纇解云纇偏也纇不平也灝案服說是也類猶戾也二十八年傳忿纇無期杜注纇戾也